

言 文 对 照

名著 精品

许啸天 编著

岳 麓 书 社

本书整理 萧 川
责任编辑 丁双平
封面设计 胡 颖

名著精品

(言文对照)

许啸天 编纂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9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: 300,000 印张: 15.625 印数: 1——23,660

ISBN7-80520-271-0

I·154 定价: 5.70 元

[湘岳91-6-6]

出版说明

中国古籍汗牛充栋，号称名著者，数以千计。如何使人们以最少的时问，最顺畅地了解一些古典名著，从本世纪一、二十年代起就有人开始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。而其中用力最勤，收效最著的要算是许啸天先生，也就是本书的编纂者。

本书撷取我国古典名著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易经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史记》等中的精彩篇章，加以校点、注释和白话翻译，使这些极富文学色彩和人生哲理，一直被奉为“阳春白雪”的高雅之品，成为“下里巴人”也能欣赏的普及读物。可以说，这是我们出版此书的根本原因。

但本书毕竟是成书于二、三十年代，无论是对原著的理解、还是标点及翻译时的行文遣词，与现时毕竟略有差异，为了保持原书的风貌，除明显错讹之处外，一般没做改动。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，难免有错误的地方，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目 录

诗 经	(1)
氓	(1)
蓼 莪	(5)
伐 檀	(8)
七 月	(11)
大 东	(18)
绵	(22)
何草不黄	(27)
溱 洧	(29)
既 醉	(31)
楚 辞	(34)
九 歌	(34)
哀 郢	(57)
怀 沙	(62)
招 魂	(67)
登徒子好色赋	(79)
尚 书	(84)

洪 范	(84)
禹 贡	(94)
礼 记	(107)
曾子易箴	(107)
冠 义	(109)
易 经	(113)
乾文言	(113)
坤文言	(120)
公羊传	(123)
春王正月	(123)
吴子使札来聘	(126)
左 传	(130)
郑庄公戒飭守臣	(130)
晋吕相绝秦	(135)
国 语	(142)
祭公谏征犬戎	(142)
国 策	(147)
苏秦以连横说秦王	(147)
老 子	(157)
有物混成章	(157)
民不畏死章	(159)
墨 子	(161)
兼 爱	(161)
天 志	(166)

论 语.....	(175)
学而章.....	(175)
颜渊章.....	(180)
韩非子.....	(188)
说 难.....	(188)
庄 子.....	(197)
逍遥游.....	(197)
孟 子.....	(208)
养气章.....	(208)
荀 子.....	(216)
劝 学.....	(216)
列 子.....	(229)
天 瑞.....	(229)
前汉文.....	(248)
过秦论.....	(248)
吊屈原赋.....	(260)
论贵粟疏.....	(264)
史 记.....	(272)
史记自序.....	(272)
滑稽列传.....	(293)
夏本纪.....	(306)

氓

诗 经

氓之蚩蚩，抱布贸丝。匪来贸丝，来即我谋。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；匪我愆期，子无良媒。将子无怒，秋以为期。

乘彼坳垣，以望复关。不见复关，泣涕涟涟；既见复关，载笑载言。尔卜尔筮，体无咎言。以尔车来，以我贿迁。

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。于嗟鸠兮，无食桑葚！于嗟女兮，无与士耽！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，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！

桑之落矣，其黄而陨。自我徂尔，三岁食贫。淇水汤汤，渐车帷裳。女也不爽，士贰其行。士也罔极，二三其德！

三岁为妇，靡室劳矣。夙兴夜寐，靡有朝矣。言既遂矣，至于暴矣。兄弟不知，咥其笑矣！静言思之，躬自悼矣！

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怨。淇则有岸，隰则有泮。总角之宴，言笑晏晏！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

【译文】

这个男人性情是很糊涂的，他从家里拿钱出来做贩丝生意的，谁知他没有心思做丝的买卖了，一出来便爱上了我，和我私地里结了夫妻。如今他要去了，我送他渡过了淇河，住在顿丘的

地方。这原不是我有心耽误了我们做夫妻的好日子，只因我们这种夫妻，你原不曾好好地打发媒人来，正正经经地说成婚姻的。我希望你不要生气，倘若你真的打发媒人来说媒，待到秋天时，是我们结婚的日子了。

我爬上那边一垛破墙的缺口里，望望他从前出门去走过的一座复关。我望不见复关，眼泪便不住地淌下来！倘若我真的能够看见这男人从复关里走回来了，我便上去迎接他，和他笑着说。我们的婚姻，你去卜卜课，问问卦，那课上卦上一定没有不吉利的话。拿你的车子来，把我娶去，我便拿我所有的银钱，都带着跟你走。

那桑树不曾枯雕的时候，桑树上的叶子十分肥润。唉！你这斑鸠啊，不要吃桑子吃得太多，把你吃醉了！唉！我们做女人的啊，不要去迷恋男子迷恋得太深！倘若男子迷恋着女子啊，还有法子解救，如今做女子的去迷恋男子了，这却没有法子可以解救的呢！

那桑树枯雕了，桑叶也落下来了；桑叶因为黄了，便落下地来。自从我离开了你，已经苦守了三年。看看那淇河里的一片大水，倘若把我们女人坐的车子渡过河去，那河水便要打湿了车子上的帷儿幔儿。我们女人，实在没法渡过河去的。现在这件婚姻事体，我做女人的不曾失约，那男子却存了两样心肠了。这个男人的错处，一时也说不完的，总之，他是忽二忽三没有长性的。

我嫁你做了三年妻子，不敢把料理家务认做是辛苦的事体呢，一清早起来，夜深才安睡，没有一天有空闲的时候啊！待到我说了答应做你妻子的话已经如了你的心愿了，你便拿出这凶恶

的脾气来待我了。我回娘家去，兄弟看见了，不知道我的心事，便嘻开了嘴，在一边冷笑着我呢。在冷静的时候，想起了我这终身的事体，也便只好自己可怜着自己罢了！

我原想和你做夫妻一块儿到老，谁知道年数一多，你便丢开我，叫我心中怨恨。那淇水也有岸限制着它，山墩儿也有边儿限制着它，我和他在我做女孩儿的时候，便十分亲热，有说有笑，十分和顺，两人私定了终身。再三赌着咒，说不肯失信，也没想到将来会有失信的时候。已经失了信到这种地步，他也没想到，我呢也只好罢了！叫我拿他怎么办呢！

【注】

氓之——氓，是说这个人。女人和男子私通，不曾行过婚礼，对那男子没有一定的称呼，只好称他这个人。

蚩蚩——蚩蚩，是说人糊里糊涂的样子，待人没有真情的。

抱布——布，是银钱；抱布，是说从家里拿银钱出来做买卖。

贸丝——贸，说交易；贸丝，是说做丝的交易。

我谋——谋，便是说结识；我谋，便是说谋我，是说男子勾引她和她结下私情。

顿丘——是地名。这女人送男子到顿丘地方住下，便商量定将来结婚的日子。

愆期——愆，便是耽误的意思；期，便是说结婚的日期。

将子——将，是希望的意思；将子，是说希望你。

乘彼垝垣——圯的墙，称做垝；垣，便是墙头。上去，称做乘。

复关——是一座关名。他男子去的时候，是从复关出去的，所以这女子不见男人，便爬在破墙上望着。复关，在澶州临河县；复关城，在南黄河，北面有复关堤。

涟涟——水流不断，称做涟涟。

卜筮——拿乌龟卜课，称做卜；拿蓍草卜课，称做筮。

体无——体，是说卜定课上的格局；体无咎言，是说在卦的格局上看不出坏的话来。

沃若——树叶浓厚滋润的样子，称做沃若。

桑葚——葚，是桑果。桑树茂盛的时候，是比方男子在年轻的时候。鸠，是比方女

子；鸩吃桑果吃多了，便要醉，比方女子迷恋了男子，便要破坏名节。

士耽——士，是说男子；耽，是迷恋的意思。

黄陨——黄，是说树叶枯黄；陨，是说树叶落下来。

徂尔——徂，是说离开的意思；尔，是指男子说。

食贫——是说吃苦。

汤汤——水面宽大，称做汤汤。

渐车——水湿称做渐。水打湿了车子，称做渐车。

帷裳——古时女人坐的车子里的装饰，是窗幔车帷这一类东西。

不爽——爽，是说错；不爽，是说不失约。

罔极——罔，是说没有；极，是说极点。罔极，是说没有完的时候。

靡室劳矣——靡，是不的意思。室，是说做人家的事体。劳，是说辛苦。靡室劳矣，是说不会料理家务认做是辛苦的事体。

靡有朝矣——是说天天辛苦着，没有一天空闲的时候。

言既遂矣——遂，是说如了心愿。言，是说约定终身的话。言既遂矣，是说已经如了你的心愿，和你做了夫妻。

至于暴矣——暴，是说虐待。至于暴矣，是说男子对女子做出虐待的事体来。

咥其——咥，音戏，是说开着口大笑的样子。

总角之宴——男女孩儿头发扎在两面鬓角上，称做总角，是说年幼的时候。宴，是说住着。总角之宴，是男女年轻住在一块儿的时候。

晏晏——是说和气柔顺的样子。

信誓——誓，便是赌咒，信誓，便是说十分靠得住的赌咒。

旦旦——是说再三说着，说得十分明白的意思。

其反——反，是说违背了从前赌咒的话。

蓼 莪

诗 经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蒿！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！

蓼蓼者莪，匪莪伊蔚！哀哀父母，生我劳瘁！

瓶之罄矣，维罍之耻。鲜民之生，不如死之久矣！无父何怙？
无母何恃？出则衔恤，入则靡至。

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！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，顾我复我，出入
腹我。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！

南山烈烈，飘风发发。民莫不穀，我独何害？

南山律律，飘风弗弗。民莫不穀，我独不卒！

【译文】

好长大的莪菜啊！谁知不是莪菜，却变做了那粗贱的蒿菜了！好似当初爹娘生我的时候，只望我做一个孝顺儿子，靠着我养老的；如今却是一个没用的儿子，不能够奉养得父母，父母便死了。可怜啊！可怜啊！想到我的爹娘生我的时候，却是十分辛苦的呢！

好长大的莪菜啊！谁知不是莪菜，却变成了那粗贱的牡蓂菜了！好似当初爹娘生我的时候，只望我做一个孝顺儿子，靠着我

养老送终的，如今却是一个没用的儿子，不能够奉养得父母，父母便死了。可怜啊！可怜啊！想到我的爹娘生我的时候，却是辛苦而又伤身体的呢！

那小酒瓶里的酒干了，便要把大酒瓶里的酒倒下去，帮助这个小酒瓶；如今大酒瓶不把酒倒出来，是大酒瓶的不是啊！好似爹娘年老了，全靠做儿子的帮助爹娘，养活爹娘；如今儿子不养爹娘，是做儿子的错了。爹娘死了，丢下我一个孤零零的人，活在世界上，还不如跟了爹娘一块儿去死了能够长久呢！我如今没有父亲了，却还有什么人来爱惜我？我如今没有母亲了，却还去靠傍什么人呢？出门去的时候，心里常常记着这个悲伤；回进屋子来的时候，不见了我的爹娘，心里好似走头无路一般。

我父亲啊，是生我的人！我母亲啊，是养我的人！看管着我，喂养着我，养我长大，保护着我，顾怜着我，反覆细心看守着我，走出走进的时候，把我抱在怀里。要报答这种恩德，好似那很大的天，没有报完恩德的时候！

那南面的山，这样高峭险恶；那大风吹着，又快又急。我死了爹娘以后，便好似遇了大难，身子挂在高山上，吹在大风里一般。世界上许多人都能够奉养他们的父母，为什么独有我遇到这种不能奉养父母的患难呢！

那南面的山，这样高峭险恶；那大风吹着，又快又急。我死了爹娘以后，便好似遇了大难，身子挂在高山上，吹在大风里一般。世界上许多人都能够奉养他们的父母，为什么独有我不能够把爹娘快快活活地养到老呢！

【注】

蓼蓼——是草木长大的样子。

蓼蒿——蓼，是一种菜，味很美的。蒿的样子，好似蓼，是一种贱草。这诗里拿蓼比孝子，拿蒿比不孝的儿子。

劬劳——是说费力辛苦的意思。

伊蔚——蔚，又名牡蓂，二月里长出来，七月里开花，八月里结子，和小豆荚一般。

瓶、罍——小酒瓶，称做瓶，瓶罄，是说小酒瓶里的酒没有了。罍，是大酒瓶。这诗里拿儿子比大酒瓶，拿爹娘比做小酒瓶。小酒瓶里酒干了，便要把大酒瓶里的酒倒在小酒瓶里，好似爹娘老了，要靠儿子奉养了。

鲜民——鲜，是少的意思，鲜民，是说不能供养父母的人。

怙、恃——怙，是说心中有依仗的意思；恃，是说有靠傍。何怙、何恃，是说父母死了，依仗什么人？靠傍什么人？

衿恤——衿，是说心中记着；恤，是说忧伤。衿恤，是说心中时时不忘记这个忧伤。

靡至——靡，是没有；靡至，是说没有可去的地方。

鞠、拊、腹——鞠，是养的意思；拊，是照顾的意思；腹，是说在父母怀里。腹我，是说把我抱在怀里。

昊天罔极——昊，是大的意思，广阔的天空称做昊天。罔极，是说没有完的时候。昊天罔极，是说父母的恩德，大得和天一般，没有完的时候。

烈烈——是山高危险的样子。

发发——是说快的样子。

不穀——穀，指奉养；莫不穀，是说没有谁不能够奉养。

律律、弗弗——律律，也是高的样子；弗弗，也是快的样子。

不卒——卒，是到底的意思；我独不卒，是说只有我这不孝的儿子，不能够把爹娘养到老，爹娘便死了。

伐 檀

诗 经

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兮！河水清且涟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貆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食兮？

坎坎伐辐兮，置之河之侧兮！河水清且直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亿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特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食兮？

坎坎伐轮兮，置之河之漘兮！河水清且沦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困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鹑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食兮？

【译文】

你听那用斧头砍檀树的声音，多么用力啊！劳工将檀树砍下来，自己不能享用，却去堆在河的边上，让别人来享用啊！眼看着这河水十分清洁，河面又宽大，风吹着水面，起着一层一层的波纹。这样清幽的地方，我们做劳工的人，是没福享用的了！那地主不种稻子，不割稻子，怎么可以去把那稻子取来，在家里藏着，堆满了三百间屋子的呢？那地主不去打猎，不去捉野兽，怎么看

看他院子里，有那打猎得来的小貉儿挂着呢？倘若那人是一个有学问名望的君子啊，他是不肯不做工作而吃现成饭的啊！

你听那用斧头砍着木料，做车轮子里横木的声音，他多么用力啊！他们造好了车辐，放在河旁。这河水十分清洁，河面又宽大，风吹着水流得很快。那地主不种稻子，不割稻子，怎么可以去割下那三千万捆稻子来，藏在自己家里的呢？那地主不去打猎，不去捉野兽，怎么看看他院子里有那别人打猎得来的小野兽挂着呢？倘若那人是一个有学问、明白公理的君子啊，他是不肯不做工而吃现成的饭啊！

你听那用斧头砍着木料，做车轮子的声音，多么用力啊！他们造成了车轮，放在河边。眼看这河水十分清洁，河面又很宽大，风吹在水面上，水波起了一层一层圆圈。那地主不种稻子，不收割稻子，怎么可以去把那稻子取来，堆成三百个米仓藏着呢？地主不去捉野兽，不去打猎，怎么看他的院子里有挂着的鹌鹑呢？倘若那人是一个有学问、明白公理的君子啊，他便不肯没有功劳，便白吃着现成的酒菜了啊！

【注】

坎坎——砍树木用力的声音称做坎坎。

伐檀——砍树称做伐；檀树最是坚固，他的木料，可以造车轮子。

置之河干——抛在一傍，称做置；河边，称做河干。

涟漪——风吹着水面起着一层一层的波纹，称做涟。漪字和兮字通用，是惊叹的口气。

稼穡——种田下种子的时候，称做稼；收割的时候，称做穡。

三百廛——一个人住的屋子，称做廛；三百廛，是说三百间小屋子。

县貆——县字和悬字通用。小的貉，称做貆；县貆，是说挂着小的貉。

素餐——素，是空的意思；餐，是说吃饭。白吃着饭不做事体，称做素餐。

直漪——水流很急，风吹着成一条一条直的波纹，所以说直。

三百亿——古代十万称做亿；三百亿，是说割下三千万捆稻子来。

县特——三岁的野兽，称做特，便是小野兽。

滹分——滹字音辰。水边和岸交界的地方，称做滹。

沦漪——水面被风吹着，起了圆的水纹，和车轮子一般，称做沦。

三百困——拿竹席围成一个圆圈儿，里面装着谷子或是米，称做困。三百困，是说拿米装着三百个圆的竹席围儿。又称方的米仓称做仓，圆的米仓称做困。

【徐文】

【书】